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

第十九回 尤龍女害人反自害 眾英雄大鬧吉祥村

話說張其聽了楊坤的話，即同楊坤走到劉小妹房中，果見妻子跌倒在地，喉間一洞，確是刀傷，血流塵埃，遍體如冰，憑你神仙難以救轉。張其雖是英雄，免不得也哭幾聲：「啊唷，吾的妻啊，想你德性溫存，不貪風月，遇了吾張其。後被孟龍搶去，幾乎打死，虧得金台本事高強，救了你們。恐怕尤龍女暗裡傷人，因此三處寄住。那知這惡婦心狠，把你殺在刀下。」咬牙捶胸，痛罵一番。楊老夫揩淚，憑他不傷心，見此情形也要傷心的。張其哭罷，便動問他們二人道：「啊叔叔、嬌嬌，昨日可有賣魚的來麼？」楊坤道：「有的。你嬌嬌買他一尾鯉魚的。」張其道：「去了可來？」楊坤道：「沒有。」張其道：「他到來行刺，叔叔嬌嬌可見麼？」楊坤道：「啊唷，如見了，那裡容他行刺？」張其道：「難道行刺之時，一點響動多沒有麼？」楊坤道：「又來了，若有響聲，不拘何事，總要起來看個明白。實在一些些響聲俱無，而且門不開，戶不開，不知刺客從那裡來的。」張其道：「呀，叔叔嬌嬌啊，那刺客就是賣魚尤龍女惡婦也。」楊坤道：「姪兒那裡知道？」張其就把夢話一一告訴楊坤夫婦。楊坤道：「啊呀，姪兒啊，他來害你娘子，你也該與娘子伸冤。」張其道：「叔叔嬌嬌，那娘子伏乞料理成殮，吾去報與眾兄弟知道。逕往吉祥村守候尤龍女，殺了他然後來葬劉小妹可也。」說完便灑步而行。楊坤不得不買棺成殮，此話不表。再說張其急急回來相會眾人，眾英雄大怒道：「算來此話果然真的。若還不殺尤龍女，枉為英雄！」便齊心要去報仇，立刻登舟，各藏短刀，逕往吉祥村去。先說尤龍女扮了賣線娘子，暗藏利刀，到了吉祥村，天光尚早。東行西走，叫聲：「賣花線嚇，賣花線。」這邊有個張三嫂，好一個勤儉娘娘，專做女工，正是缺線，要央人去買。忽然聽得一聲賣線，即便開門招招手。尤龍女便走過來，說道：「啊，大娘，要什麼線？」張三嫂道：「三個線大紅，二個線雪白的。」尤龍女收了錢，把花線遞與娘娘，問一聲：「這裡有個李宅，不知是那一個門？」張三嫂道：「這裡姓李的有兩家，那一家做木作的，這一家是寡居。」尤龍女道：「多謝你。」那張三嫂關門進去。且說尤龍女聽說便向前途走去，曲曲彎彎。到了李寡居門口。只見柴扉半開，忙叫「賣花線啊，賣花線。」連喊幾聲，並沒有人。惡婦心中一想：倘或他們不用線的，如何呢？有了，待吾前去借茶為由，探明便了。若果有貌多花的，今夜更深再來殺他，易如反掌。尤龍女主見已定，將門一推，響鈴一響，只見裡邊一個年老婆婆，同了一個少年女子坐在那裡做針指。貌多花聽見門響，抬頭一看，見一個婦女在門前，即忙立起身來，問道：「娘娘何事？」尤龍女道：「小娘子可要花線麼？」貌多花道：「吾們不要。」尤龍女道：「不要麼？但吾口渴得很，府上可有茶水，求乞一盞解解口渴，感恩不盡。」貌多花道：「便茶是有的，吾去取來。」尤龍女道：「多謝小娘子。」貌多花走到裡面，外面尤龍女頭一點，想道：「那女出言各別，與著劉小妹口氣聲音一樣的，莫非就是仇人麼？待吾細細問一問。」便走進身軀，把籃放下，李寡居立起來問道：「你這娘子，賣線的麼？」尤龍女道：「正是。只為口渴思茶，承小娘子留飲，故而驚動。」李寡居道：「好說。」貌多花道：「啊，賣線的，吃茶。」尤龍女道：「啊呀，多謝小娘子。」便雙手捧了茶鐘，一口一口順喉嚨不多時吃完了。」又說：「可否再乞香茗一鐘？」貌多花便接了茶杯走進去倒茶。李寡居問道：「你這娘子尊姓？」尤龍女道：「姓趙。」李寡居道：「住在那裡？」尤龍女道：「住在豹頭莊。老娘娘尊姓？」李寡居道：「姓李。」尤龍女道：「小娘子是令媛麼？」李寡居道：「非也，乃是外孫媳婦。」尤龍女道：「令外孫尊姓？」李寡居道：「吾外甥姓鄭名千。」正說話間，茶又來，尤龍女吃了，道聲多謝，提籃出外。心想道：「認明瞭門戶，黃昏再來，殺了這妖嬈。來朝再去殺金台。」名為賣線，沿路走去，此話暫且丟開。

再說眾英雄要到吉祥村上去，看看太陽已西，浦兄弟搖櫓推板趕路，不敢延挨。那曉得偏遇逆風，搖不上路，個個煩惱。鄭千恐怕妻子遭害，便跪在船頭上求道：「青天在上，求賜順風，保全妻子之命，叩頭，叩頭。」但見岸上一個女子生得十分美貌，立定身軀叫道：「來船可是往吉祥村走去的？趁了吾就有順風來了。」眾人不信：一個少年女子有何本事！無非哄騙搭舟，不要理他。內中有個楊繼忠，最愛色，見了女子，口角流涎，便說：「既然搖不上，何不趁了他去，看順風有沒有？」眾人稱是。就將船攏岸，女人輕輕跨下來。鄭千原到艙中坐下，一眾英雄多道：「這女人年紀不過十六七歲，好黑烏的頭髮，容顏又無比，叫他坐在船頭上罷。少女就坐下去，雙膝盤好，嫩手尖尖，搭在膝上，微微露出一雙小腳。一眾英雄多不開口。那楊繼忠便開口道：「小娘子，你住在那裡？」女人道：「奴家住在天底下，地頭上。」楊繼忠道：「啊呀，好好問你，為何如此？」女人道：「吾也是好好回報你的。」楊繼忠道：「姓什麼？」女人道：「百家姓上有的。」楊繼忠伸手搭上肩去，說道：「好趣話啊。」女人道：「啊彌陀佛。」眾人一看，只見一個和尚，蠟黃的面孔，立在船頭上，那只船倒退轉去了。大家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在此混帳！」和尚道：「啊彌陀佛，貧僧蛋和尚是也。」眾人多道：「久仰法名，是個聖僧。伏乞聖僧略顯神通，速賜順風，感恩不盡。」蛋僧便叫楊繼忠立在船頭上，他的指頭在他手心裡寫著順風兩字，叫他伸高手，就有順風來了。若放下來，就不相干了。楊繼忠連連答應，伸著一手當篷，頃刻之間好大順風。蛋僧只為他貪色，所以作弄他的。眾英雄個個喝采，果然是佛法無邊，神通廣大。斷忠伸得手臂多麻了，滿肚心焦，面孔通紅，說道：「手臂酸了。」蛋僧道：「不可收的。」斷忠道：「啊唷，實在來不得。」蛋僧道：「放不得下來的。」不到一個時辰，已經到了吉祥村。鄭千道：「這裡是了。」便停了船。蛋僧道：「啊彌陀佛，貧僧上岸也。」但見他上了岸，飄然而去。

再說眾英雄停船上岸，一同行走，鄭千引道，不多路已到李寡婦門首。紅日尚未落山，大家走進去，李寡居認為強盜，高聲喊道：「吾是寡居，家道貧苦，沒有錢財的。前村大戶人家有金銀財帛。」鄭千聽說，哈哈笑道：「舅母因何不認得我！」寡婦聽說，揩揩淚道：「呀，啐！吾道何人？是外甥。這許多到此，幾乎嚇死吾老人了。」鄭千道：「啊，舅母，不必驚心，許多人多是吾好朋友。」兄弟們見過了禮，李氏道：「眾位到此，有何要事？」鄭千道：「啊，舅母，只為張其大哥昨夜得了一夢，夢見劉氏嫂嫂已被尤龍女殺死，隨即要來殺吾娘子。」嚇得李氏魂魄俱飛，啊呀一聲，跌倒在地。裡面貌多花急得手足如冰，淚珠滾滾，呼天叫地，肝膽皆裂。鄭千扶起舅母問道：「今日可有漁婆來過啊？」李氏道：「沒有。」貌多花在裡面接口道：「有個賣線婦人來過的。」李氏道：「噯噯噯，吾卻忘了，有一個賣線女子，口稱渴噪，要討茶吃，與他吃了兩杯茶去的。」鄭千道：「可有什麼話說？」李氏道：「問你的娘子住居姓氏，吾就老實回他，他就去了。」鄭千道：「啊呀，不好了。這個婦人必是尤龍女也。想他今夜必然來的，吾們須當裡埋伏，齊心捉住。」眾英雄多道：「是。」就分派開來，暗暗埋伏，等候尤龍女子到來。鄭千告舅母，休要著急，天大事情有金台在此。夜間燈火休息，免得暗中看不明白。李寡婦說：「既如此，外甥媳婦到吾房中去睡罷。」貌多花戰兢兢的，硬道頭皮，同了進房，關上房門。大家不睡，桌上點著燈火。

再說那尤龍女等到更深，便短衣捲袖，暗藏利刀。天有月光，燈也不點，單身到吉祥村來。一路行來，這裡是了。四顧無人，伸手推門，柴扉緊閉，跳上屋面，輕輕往庭心跳下。周回一看，寂靜無聲。但見桌上燈尚未息，他便立定身軀，細細一看，想道：「這廂裡紙窗中透出燈光來，必定房中是賤人了。」便輕步進前，即忙伸手去推門。呀的一聲，嚇得房內二人亂抖。眾英雄多道：「尤龍女這狗賤人來了麼？」便同聲喊叫，各拔短刀，大家趕上。尤龍女兩個拳頭宛如流星一般打將過來。華雲龍、浦大、浦二、草橋花三、楊茂林、楊繼忠、張其、鄭千等十幾個兄弟，來一個，敗一個，一個也不是他的對手。只有金台本事高強，擋住這惡婦，喝一聲：「大膽賤人，認認俺貝州好漢！」尤龍女開口說道：「狗頭，快把姓名通來！」金台道：「賤人聽者，俺乃貝州金台是也。」尤龍女道：「賊子就是金台麼？殺吾丈夫該當何罪？老娘正要尋你，你卻好自投羅網，決不饒你，照打罷！」便一個月裡穿梭打過來了，金台一個仙鶴搶蟠桃，一邊獨虎爬山，一邊是雙龍過海。尤龍女是倚恃本事無人及得，那知碰著金台本領也大，打了一個時辰不見高低。卻被張其捉冷照他腿上一尖刀，便鮮血淋漓，流得滿地。尤龍女銀牙咬緊，熬痛把金蓮飛起，就把張其踢了一交。鄭千又將刀砍上去，斬著肩尖上，鮮血直流。尤龍女叫聲啊唷，一面將刀撒去，仍與金台交手。說道金台本領甚好，為什麼

一個婦女打他不過呢？只因尤龍女本領賽過金台，正所謂強人自有強人手。古人說話信不虛也。尤龍女心中暗想道：「多說金台本領高強，貝州好漢一向未曾交過手，今朝才曉得也平常。」金台心中暗暗想道：「吾道捉尤龍女容易的，那曉得凶如狼虎。」看那男女二人竟無勝敗，旁邊浦大氣得極了，就把刀口向上，對著尤龍女兩腿當中挑將上去，割破陰門，剖開小腹，鮮血滿地，一交跌倒。眾英雄趕上前來，你一刀吾一槍，弄得粉骨碎身。可憐如狼如虎的尤龍女，到如今竟未得報夫仇，一命嗚呼，魂歸地府，與孟龍相會去了。那眾英雄哈哈大笑，罵了幾聲，但見房內二人走出來，滿面笑容。貌多花把尤龍女細細看，雖則身亡，看他還恨恨在胸。鄭千說：「如今不要恨了。」貌多花道：「啊呀，官人，我恨他殺吾劉姐姐。那惡婦今朝雖死，我恨不得把他皮肉擦開。」張其聽說，便同眾英雄走近來，那華雲龍將尤龍女的衣服剝去，張其就把那行刺的尖刀擲穿心，開了膛，把他那身上的肉一塊一塊割將下來。劉小妹在黃泉之下也得瞑目了。各將骨頭收拾收拾，拋入庭心井中，揩乾得血跡，不必細表。金台道：「啊，列位，吾想尤龍女必非一人到此，定有幫手，不知躲在那裡。必須尋一尋，斬草除根，方為妥當。」眾人多稱有理。便去尋查。雲龍開了門，只見一人剛走到江邊，他便一聲喊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那人嚇得魂飛魄散，轉身飛也奔去。英雄們一同追去，望見那人被樹根絆住，跌倒在地。眾英雄走來拿住，同聲問道：「你這狗頭是什麼樣人？為什麼狗頭狗腦，必有緣故，快快講來。」那人道：「啊呀，列位饒命啊。吾是個過路之人，放了罷。」雲龍道：「呀，呸！你這狗頭若果是過路之人，為何見了俺家就是慌慌張張飛奔回去？必是尤龍女的幫手，快快講來！若有支吾就活不成了。」便提起鋼刀砍將下來。那人頭也不抬，渾身發抖，掙不脫身，沒了主張。雲龍道：「狗頭，招也不招？」就把刀背放在他頸上，說道：「狗頭，如若再不招來，吾就把你狗頭兒割下來了。」那人好不慌張，只得說：「小人名字叫周光，並非幫助尤龍女，他顧我的船，搖到吉祥村的。」雲龍道：「胡說，看你身上衣服不像弄船的，明明是孟龍手下殺不盡的嘍口羅，是也不是？」又將刀背在他脖子上邊捺上幾捺說：「狗頭，說得明白就饒你的狗命，再不從實招來，俺就殺了。」周光無奈，只得說：「小人實是孟龍手下的嘍口羅，只為金台大鬧孟家莊，小人下水逃脫，報與尤龍女知道。他便叫吾駕了扁舟，要與夫君報仇，他把賣魚兩字做由頭，昨夜在楊家橋殺了劉小妹，他還不肯甘休，今日沿村賣花線，訪明貌多花在此，等到此刻人靜殺美人的，與小人實無干涉。饒吾殘生，活幾日罷。」雲龍道：「住了！你若是個駕船的，只該在船中看守，為何也上岸來，見了俺們慌慌張張飛奔轉去呢？」要知周光如何回答，且看下回細表。